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司徒華議員

何承天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黃震遐議員，M.B.E.

劉慧卿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唐英年議員，J.P.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黃宜弘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婉嫻議員

鄭家富議員

鄭耀棠議員

張炳良議員

張漢忠議員

蔡根培議員，J.P.

朱幼麟議員

何俊仁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漢銓議員，J.P.

羅祥國議員

羅致光議員

李啟明議員

梁耀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莫應帆議員

吳靄儀議員

顏錦全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健成議員

謝永齡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任善寧議員

缺席議員：

倪少傑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敏嘉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華明議員

涂謹申議員

楊森議員

鄭明訓議員

羅叔清議員

列席秘書：

主法局秘書處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主法局秘書處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依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質詢。

主席（譯文）：本局現在恢復會議。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這個下午的總督質詢大會主要是關於總督施政報告的內容。各位議員現在可向總督質詢。議員可就所質詢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質詢，但只限於要求澄清某點。請舉手示意。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問：總督先生，近日又發生船民抗議行動。類似這些情□，最近經常可見，但你在施政報告裏卻絕口不提這問題，甚至在昨晚的電視節目裏，也沒有回答清楚。我們從進度報告中得知你已經承認不能達到這工作目標，但你在施政報告內卻沒有正面告訴香港市民，你最終打算怎樣做。你現時可否告知我們，香港政府預算在這方面有何善後計劃？萬一到了九七年仍無法將全部船民遣返越南，政府打算怎樣做？又你有否打算向英國政府爭取將這些滯留在港的船民送去英國？這總比較為 300 萬香港人爭取居英權實際得多。

總督答（譯文）：首先，在這位女議員昨天深夜未睡而收看的電視節目上，確曾有人問及議員提出的同一問題，我已作出我認為是忠實的回答，而看來所有其他人都認為我所作的答覆是忠實的。我們現在的越南船民政策，跟這位女議員當行政局議員時並沒有分別，而我們正盡最大努力，以最有效的方法實行該政策。這位女議員可能亦記得，我們曾在越南船民自願遣返方面，做得相當成功。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我們已遣返了約 45 000 人。在一九九二及一九九三年，每月都有大約 1 000 名越南船民自願返國，當然另外還有有秩序遣返計劃。可惜最近由於一些事情，包括美國國會的一項表決，致使沒有人參與自願遣返計劃。因此，我們正努力加快有秩序遣返計劃，但無疑我們必須同時鼓勵他們自願回國。我們會繼續盡我們所能，令越南船民返回到越南。至於說不成功怎麼辦，我寧願集中在成功方面而辦事。

我相信這位女議員十分清楚，讓越南船民有一個完全不切實際的憧憬，以為到一九九七年他們仍留在香港便可能會有怎樣的安排，對問題是毫無幫助的。他們不能到英國定居；不能到澳洲定居；也不能到美國定居。我們不應給他們這種印象。讓他們有這種印象對情□並無幫助，因為這只會令他們不肯自動回去。

周梁淑怡議員問：總督先生，首先，你提及以前的行政局或香港政府的政策。我想修正一點，一向以來，香港政府說會在九五年遣返所有越南船民，這是一項政策，而現在卻無法達到這項政策的目標。總督先生多次迴避這個問題，而他更說如果到了九七年還有越南船民在港，告訴他們可以前往英國只會誤導他們。請問為何會是誤導呢？為甚麼他不可以向英國政府為我們爭取，將這些越南船民送去英國？這是所有香港人所希望見到的。

總督答（譯文）：一九八八年，在當時有不少傑出議員的行政局中曾討論這問題，所提出的幾個原因，至今仍適用：即英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後，無論基於法律或其他理由，都沒有責任收留他們。因此，我希望在一九九七年前，將他們全部遣返，而政府當局亦會繼續盡最大努力達致這個目的。

我認為這位女議員不應不誠意地繼續提出這論據。這問題的本質跟她作為行政局傑出的議員時並無分別。我們正盡最大努力來處理這個問題，尤其是我們的懲教署職員及警務人員不時要提供協助，而我們亦會繼續這樣做。我們會盡一切努力盡快處理這問題。我希望國際間會給我們多些支持，而不是減少對我們的支持。正如我曾經說過，我亦向十分關注這問題的美國國會代表史密斯解釋過，我並不認為美國國會最近的決定有助解決這問題，不過，我很高興美國政府曾嘗試就這個問題提供協助。

主席（譯文）：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在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裏說了一些話，讚揚醫院管理局及其服務承諾。我們對此也要表示謝意。同時，你亦在該報告提到，公共醫療服務將會有所擴充，例如增設 800 張醫院病床，這當然值得一讚。此外，你亦認為將有更多市民使用公共醫療服務；換句話說，醫療服務看來會無止境的擴充。請問你的政府是否會作出承諾，不斷的為無止境地擴充的醫療服務提供資助？若否，你有何計劃，遏止醫療服務的增長；你有甚麼構思，資助這些醫療服務；而你又有甚麼計劃，在私營醫療服務與公共醫療服務之間取得平衡？

總督答（譯文）：關於這些問題，由於現時在座的一位女議員的努力，我

們早在幾年前已經展開了辯論。不過，我卻不大清楚本局和整體社會當時對於辯論這些問題有多大熱忱。梁智鴻議員觸及的問題，可見於每一個先進的地方，非香港獨有。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我認為香港所提供的醫護服務不但質素較好，成本較低，而且能令病人和可能生病的人較為安心。至於基本問題在那裏，梁智鴻議員比我還要清楚。醫護服務成本日益增加，原因與人口結構和科技發展有關。每一個人都想得到最佳的醫護服務，並且希望能夠接受最新的治療方法，這是可以理解的。香港亦面對日漸老化的人口，醫護成本因而增加。人們的壽命因良好的醫護服務得以延長，用於他們身上的醫護成本亦因而增加，以致大部分醫護服務的撥款往往都要用於老年人的醫護服務方面。所以，我們的情□與其他地方一樣，需要在無窮無盡的需求與必然有限的資源之間找出一個平衡。我希望我們能夠繼續幾年前展開的那一場辯論，好讓整個社會把注意力放在我們認為須優先處理的問題上。梁智鴻議員明智地強調了社區健康護理的重要性，對前述各項問題的看法亦較為全面，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想作一點補充。在健康護理方面，目前的私營機構辦得很好，而公營與私營機構之間亦有合理連繫。我希望我們不會輕率的破壞了這些連繫，因為這必然會導致每一個人要負擔更高昂的醫護費用，而更令人關注的是，這會導致人們因財力不同而得到水準不同的醫護服務的現象。上述情□，從人道立場出發，我們希望盡量避免。梁智鴻議員認為本局需把眼光集中在前述問題，並進行辯論；對此，我表示歡迎。

主席（譯文）：李國寶議員。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你可否告知本局，那一個行業僱用最
多非法勞工及原因為何？

總督答（譯文）：有關這個問題，應給我早一些的預告，不過，我認為立法局全部議員都相當清楚，過去有數個行業，例如建築業及飲食業，僱用非法勞工的問題特別嚴重。我相信在六月至八月期間，警方曾出動六百多次掃蕩非法勞工，共拘捕九百多人。我希望由此可表現出我們竭盡所能掃蕩非法勞工的決心。僱用非法勞工對整個社會都不公平，但我們亦須緊記，對非法勞工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一般來說，他們的僱用條件都是較差的，工作環境惡劣，在安全及健康等方面的保障，遠不及其他工人所受的待遇。所以，為了這些非法勞工的利益，同時亦為了所有人的利益，我們

採取行動，打擊僱用非法勞工的情□。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請問在進行你所說的行動後，情況有否得到改善？

總督答（譯文）：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問題所涉及的程度。在過去三個月內拘捕了九百多人，已算是成功，但這或許亦提醒我們應更關注整個問題所牽涉的程度之大及範圍之廣，表示我們必須繼續努力，而我們亦須在適當時間檢討現時就這方面所施行的懲罰，看看這些懲罰是否具有足夠的阻嚇作用，令僱主不會作出這種對社會完全是有害無益的行為。

主席（譯文）：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問：總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中曾經提及為了改善道路的空氣質素，政府在上月公布了一些鼓勵的士和小巴放棄使用柴油車，轉用汽油車的建議，並就此諮詢市民的意見。請問總督先生，市民的意見是否包括了受影響行業人士的意見；而有關計劃是否會在市民廣泛支持及業內人士普遍接受的情□下才會推行？最後，現時尚在諮詢期，還未有結果，但為何政府已經將四公噸以下的柴油車必須改用汽油這項建議納入九五至九六年的立法議程當中？政府其實是否已經決定一定會這樣做？如果是的話，那份諮詢文件是否應該改為“知會文件”才較為貼切呢？

總督答（譯文）：我們固然想盡量先取得市民最廣泛的支持才進行，否則，我們所做的一切便會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然而，我覺得，我們的起點是社會人士普遍都不認為我們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做得太多，反而是他們認為我們應該盡快加一把勁。這肯定是我從信件中感受到的壓力。我到社區巡視的時候，也從市民的提問中感受到這種壓力。我們必須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我認為除非我們能夠減少市區的柴油汽車數目，否則沒有人真正相信本港的空氣質素可以得以改善。一如這位議員所知，我們希望在五年內把柴油車輛的數目減半，並且使大部分頻用道路的車輛改用無鉛汽油。如果我們這樣做——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便可以與其他發達國家朝□同一個方向走。如果做不到的話，我們便肯定要在健康護理以至整體環境質素方面付出代價。

我們現已展開了諮詢程序，特別是關於財政獎勵方面的諮詢，鼓勵車輛棄用柴油而改用汽油。我希望在諮詢期間，我們能夠使有關行業、乘客、行人和市民大眾明白我們的一番好意。可是，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並不容易。減少香港車輛造成的污染，對每個人，特別是運輸業，都有裨益，我希望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即使這位女議員可能反對我們棄用柴油改用汽油的一些做法，我仍希望她完全同意如果不能改用汽油的話，我們便須為大型柴油車輛每年進行黑煙檢查，加強廢氣管制，以及增加罰款。我認為在這項問題上，所有人都會表示贊同的。

劉健儀議員問：首先，我與總督先生同樣非常支持環保，但問題是現有建議是否真的可以公平和公道地達致環保的需求？我剛才向總督先生提出了一項很刻意的問題，就是有關計劃是否會在市民廣泛支持及業內人士接受的情□下才會推行？我希望總督先生清楚回答這問題。抑或得到市民廣泛支持就已經會推行，而無須理會業內人士是否接受？

總督答（譯文）：我們當然須要考慮業內人士的意見，但我們也得顧及整體社會人士的意見和利益作為平衡。我不認為有人——即使他是某個功能組別的代表——在該功能組別並不完全支持有關的措施時，會說應將整體社會人士的利益置之不理。我倒認為會有不少明白事理和有公德心的運輸業人士接受減低車輛造成污染的論據。我也肯定這位雄辯滔滔的女議員會提出這些經營人士的觀點。最後，或者說在各項辯論終結的時候，如果我們提出某些法例，一貫代表整體社會人士的本局議員便得表明立場。那時，我真希望這位女議員的滔滔雄辯，能夠在無須犧牲香港運輸業的合法需要而為香港市民爭取改善空氣質素這事項上，成為其中一項決定性的因素。

主席（譯文）：張炳良議員。

張炳良議員問：總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中重申去年的承諾，就是政府會協助特區籌委會工作。請問政府打算協助特區籌委會工作方面的具體工作範圍包括些甚麼？而根據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和中方官員多番表示，籌委會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成立臨時立法會。那麼請問政府協助特區籌委會工作會否包括成立臨時立法會？

總督答（譯文）：讓我先就第二點回答。我過去曾多番被問及與此有關的問題，倘若我未能像我所想般把事情說清楚，且讓我再說一遍。無論在任何情□下，香港政府或現時主權國政府都不會做任何事情以削弱這個合法地組成的立法局的權力。因此，我們亦不會協助產生（我不肯定應該用甚麼字眼）另一個立法機關，我覺得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來說，這個機關的起源是毫不清楚的。對我來說，香港只有一個立法局，現正在這裏進行會議，而這個立法局絕對有理由繼續舉行立法局會議直至一九九九年為止。我認為這是國際間絕大多數人的意見，更貼切地說，這亦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意見。

至於在其他方面與籌委會合作的問題，我們已清楚表示，籌委會是根據神聖的文本，即《聯合聲明》及《基本法》而產生的。籌委會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候任行政長官及其班子作準備。我們提議設立聯絡處，與籌委會合作及向其提供資料。至於確實的運作方式及工作形式，我們明顯地希望在籌委會秘書處成立後與該秘書處及籌委會進行磋商。不過，我相信本局及社會各界均希望政府會盡量給予協助及合作。

讓我補充一點。我不想預先替他人出主意，但我相信在本局議員之中，當會有籌委會成員，因此，本局議員定當會得到我們向籌委會提供的資料，也肯定不預期我們會向籌委會提供本局不知悉的資料。

張炳良議員問：剛才總督先生說，政府給予特區籌委會的協助主要是資料的提供。請問是否除了提供資料外，便沒有其他具體事項方面的配合？

總督答（譯文）：或許他們想獲得我們在其他方面的協助。他們之中，有些並不熟悉香港，可能希望更加認識香港，想知道一些他們不熟悉的香港生活情□。他們可能需要來自各方面的實際協助，我認為社會人士是期望我們提供這些協助的。但我深知道立法局定會催促我們表明會提供何種的協助，正如我剛才所說，本局可能有議員亦是籌委會成員，如果我們向本局隱瞞我們向籌委會提供何種協助（即使我們想這樣做也不行，而事實上我們亦不打算這樣做），則是一種愚蠢的做法。

主席（譯文）：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問：總督先生，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你在昨日的施政報告內，為何隻字不提引進聯合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這是否意味政府不準備這樣做？

總督答（譯文）：不。我們仍然打算致力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引進香港。雖然我手邊沒有全部的政策大綱，但假如我有的話，我想我可以在我那位優秀的同事，政務司，的那份政策大綱內找到具體提到這項公約的部分。

主席（譯文）：陳議員，你是否要提出跟進質詢？

陳婉嫻議員問：不過，政策大綱內並沒有具體提到會在何時實行，只提及會有此打算。這項質詢在本局已經多次提出，我很希望政府會訂定一個具體時間表。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欠缺具體時間表，大概是因為我們正在與現在及未來的主權國商討確實的時間安排。但我可以向這位議員保證，我們只是想盡快引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連同經本局討論而適當地保留的條款，除此以外，我們別無其他用心。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便會叫人感到奇怪，因為我記得現在和將來的主權國都是奉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

主席（譯文）：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謝謝主席先生。我想跟進張炳良議員提出有關臨時立法會的問題。總督提述就《基本法》和《聯合聲明》而言，臨時立法會的起源是不清楚的，這點我當然同意，但我不知道他會否甚至進一步指出，臨時立法會的成立將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此外，主席先生，我想請問總督，在明年及一九九七年與籌委會合作期間，他是否亦準備與中方合作，准許中國政府借調幹部來港府工作，就像現時英國政府借調派人員來港府工作一樣，而這種做法會否被視為違反《聯合聲明》？

總督答（譯文）：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向不願意在別人打破我的窗門之前，就氣沖沖地指摘他們曾經這樣做過；同樣，任何可能是違反《聯合聲明》的事情發生之前，我是不願意作出指摘。但作為一個有興趣觀察這些事情發

展的人，我的確很難想像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怎麼會合乎《聯合聲明》的規定，它其實是沒有需要、不合宜和不受歡迎的。但我重複，我不想用恫嚇的方式去指摘任何可能永不會發生的事情。

至於借調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幹部來港府工作，無論是在九七年前或九七年後的期間，我以為還未有人提出這個建議。假如真的有人提出這個建議，我不肯定是否真的會違反《聯合聲明》，但我樂於聽取有關這方面的意見，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倒認為有兩項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不容我們忽視的。首先，香港的公務員也想跟中國的幹部在諒解和合作的態度下一起工作，這一點亦可理解為正如香港的公務員希望知道更多有關中國部門和官員如何工作，中國的幹部同樣希望知道香港政府部門如何運作也是很合理的。第二，我認為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後可以作出而又不致算作過度誇耀其本身架構的其中一項貢獻，就是它在全盤的公共行政方面，從緊急服務的提供以至財政預算計劃等的專業知識，這點或許可作為中方不時借調人員來港的論據。我不認為這個過程一定會違反《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內有關香港高度自治或香港公務員繼續留任的保證。因此，我對這一點較諸以上一點，則不能說得那麼肯定，但這不是因為我認為另一點一定不會發生。

劉慧卿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只是一條簡短的跟進質詢。我認為，總督作為英國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他須知道甚麼違反了《聯合聲明》，甚麼沒有違反，這是很重要的，尤其當中國政府經常說，他們會解散本局，並以臨時立法會取代之。因此，我認為總督今天只坐在這裏並聲稱他不會對此作出任何預測是不夠應付的。他如果確實認為那是違反《聯合聲明》的，他應毫不含糊地向英國政府、中國政府和港人指出。此外，他可否向我們證實，中國政府是否說過，他們在一九九七年前及一九九七年後均打算借調幹部來港工作？

總督答（譯文）：關於第二點，以我所知，中方並沒有向我們表示會調派幹部來港府工作。關於這點，如果我是有誤的話，我一定會告知這位女議員。

關於第一點，我是嘗試圓滑地避免在協議真正遭違反或相信會遭違反之前，指摘任何人觸犯法律。但若發生這種情□，這位女議員應可放心，我必定會把我的意見清晰地表達出來。我曾經說過，並會繼續這樣說，就是我認為並沒有任何理由令本局不能由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九年之間持續運作。我們有充分理由，解釋為何本局應持續運作下去，亦有充分理由，

相信、甚至力證在一九九七年解散本局，會對香港不利、對順利過渡亦不利。

主席（譯文）：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問：總督先生，我同意你所說，如要改善香港的經濟，便必須致力提高生產力。你在施政報告第 35 段提及香港工作人口的生產力自一九八五年至今，平均每年增長 4.5%。我相信香港絕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會同意我的說法，就是你所列舉的數字並不能夠正確反映香港勞動人口生產力的變化。如果政府利用這些數字作為制訂經濟政策的依據，並經常對香港的經濟情□沾沾自喜的話，我感到非常憂慮。我在此有兩項建議，政府應該對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和成因，立即進行詳細的研究，並須繼續致力設法制訂一些具體方案，增加各行各業的生產力。

總督答（譯文）：謝謝。我不肯定這位議員是依據甚麼論據，指出我們在生產力方面的官方數字是錯的。除非能證實數字出錯，否則我仍得相信這些由官方統計師及政府經濟顧問提供的數字。不過，我也接納這位議員的一項論據，那就是對於本港的經濟表現，以及我們透過不斷提升生產力水平而能夠繼續在競爭中取得成功，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感到沾沾自喜。目前來說，要提升我們的生產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確保本港工作人口接受高水平的訓練及技術日趨熟練，並且確保我們繼續在工作人口所使用的機器方面進行投資，以及在創造財富方面作重大投資。在過去三年，本港的資本投資淨額增加了 31%，這表示我們的投資額仍然相當可觀。此外，香港今年有 155 000 名人士修讀各類部分時間制課程，藉以提升職業技能或提高專業資格。因此，我認為香港沒有人會對此感到沾沾自喜，總督本身更不用說了。提高生產力仍然是香港在世界市場求存的途徑。

羅祥國議員問：總督先生，如果你對於生產力應該怎樣量度才算正確也不太清楚，但卻經常強調生產力對香港最重要，我覺得總督先生有些不負責任。我敢和你打賭，你沒有可能在香港找到五位私人經濟學者同意你這個計算方法是正確的。

總督答（譯文）：剛好相反，當我們將私人經濟學者就本港經濟計算得來的數字和政府經濟顧問的數字作比較的時候，通常會發現我們大概就在中

間位置。不過，如果這位議員確實有實質而又充分的學術理據推翻我們計算生產力的方法，我們會樂於接受。我想我這樣說是對的，我跟這位議員不同，因為我無緣晉身那所謂的“悲觀專業”。我並非經濟學家。我也接納這位議員提出的意見中的含意，那就是如果你找來十個經濟學家共處一室，你也會得到十種不同的意見。對於這位議員和我的經濟學家同事討論所得出的結果，我會很有興趣知道。

主席（譯文）：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問：多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你說會繼續邀請魯平先生來港作為你的客人。請問如果魯平先生來港，是否意味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全面恢復接觸的一個表現呢？但如果他不來的話，又是否表示有阻滯呢？

總督答（譯文）：首先，我希望魯平主任身體健康，可以出外旅遊及盡快全面恢復工作。雖然他近日抱恙在身，但我們都知道，他正迅速康復。我誠意祝願他盡快痊癒。

我想沒有必要把問題個人化，但我要重申，我樂於在任何時間——甚至任何地點——跟魯平主任會面。我相信此舉在香港會大受歡迎。為甚麼？理由只有一個，而且非常簡單：香港人留意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情，他們看到世界各地各區的官員，無論他們之間曾有過些甚麼不同的意見，他們仍然會對話。香港人深感疑惑，亦摸不□頭腦，何以某些中國高級幹部會認為，要他們像世界各地官員如此做，是這麼艱難。這樣不但會令香港市民感疑惑，甚至其他地方的人也會有同感。我認為沒有人會擔心，與香港總督會面是一件丟臉的事。那些中方官員清楚知道，有關香港的管治和香港政府的問題，決策權現在仍是操在那一方的手裏。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表現得理智一點。坦白說，如果繼續沿習某些人以往的表現方式，未免有點自貶身價。

鄭耀棠議員問：你能否運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來呢？

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也實在太抬舉我了。（眾笑）我有時會想，對於我們這許多從政的人來說，如果我們在從政初期，能夠因為魅力過人而得以在政途上有旁設的支路的話，我們的工作定會容易和方便得多。（眾笑）我定當會盡我的能事，或鼓我如簧之舌，游說魯平主任和其他高級中方

官員來港。有些高級中方官員雖然會參與有關香港問題的決策事宜，但卻其實對香港了解不深，有些甚至從未踏足香港。我相信此事令人頗感關注，我們都想糾正這種情□。

我曾跟魯平主任有過兩天的激烈辯論及討論。我向來恪守一個傳統信念，就是即使你曾跟某人有過激烈的討論，這並不等於你不再尊重這個人。魯平主任在致力令香港成功過渡方面所作的承擔，我一直深表尊重。他是一位專業人員，而且是卓越的公僕。我衷心期盼將來有機會跟他討論。雖然討論氣氛可能會相當熱烈，但我相信這些討論不會引用魅力的。

主席（譯文）：劉千石議員。

劉千石議員問：總督先生，如果“打工仔”昨日聽到你說終止輸入外地勞工計劃，他們一定會說你有魅力。我們勞工界都清楚知道輸入外地勞工計劃弄到“打工仔”“雞毛鴨血”，所以昨日你提到終止計劃，我不期然以為可以鬆一口氣。但那口氣尚未透得過來，就立即聽到你提出那補充勞工計劃。如果依照你的計劃，在九六年開始，如果同時輸入那5 000人，那末外勞的人數較現時九月輸入的還多。第二，本來一般輸入勞工計劃是短期性的計劃，但你現在加了補充計劃，卻變成一個經常性的輸入勞工計劃。今早我曾詢問一位決策科的官員，他回答說補充勞工計劃是一項建議，不是政策。那麼我問他我可否將其否決。他說你是立法局議員，應懂得怎樣做。請問總督先生，這樣說法是否表示這項建議會提交立法局，讓立法局決定？抑或他意思是說我可以利用私人法案將其否決呢？但你昨天又提到，如果我們通過的私人法案對香港有損，你就會加以否決。那麼我應該怎樣做呢？如果是提交立法局，我可否將其否決？抑或是我利用私人法案通過否決該項建議？但如果你又不簽署法案，請問你可否告訴我，究竟量度有利香港的機制在哪裏？

總督答（譯文）：我希望我們可以在大家取得共識的基礎上處理這個備受社會關注的問題。在我就這位議員的問題作出相當全面的答覆前，也許我可以這樣說，我並不認為有人會認真相信，我們就輸入勞工作出的決定，將會是我們在製造就業機會和對付本港失業問題這兩方面所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決定。我不認為這位議員持這意見，也不認為他會以為如果我們在輸入勞工問題上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我們便像變戲法似的，一下子就可以製造出較增加中的工作人口還要多的就業機會。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其他的工作，使香港能夠繼續製造就業機會，確保我們能夠像過去三年一樣，在未來大概三年的時間內也能多製造10%的職位。

至於我要指出的第二點，就是如果我們要有這位議員所說的那一種合

作，而我當然希望能夠做到，則我認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大家在清楚知道究竟是甚麼回事之前，不應倉卒地大肆宣傳或予以譴責，這是很重要的。我們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各位議員都感覺到他們正在與政府當局，特別是與表現出色的教育統籌司對話，我們亦希望我將於下月召開的高峰會議會集中在有關的辯論和對話上。我們深切期望在討論結束後，我們會得出一些建議，而這些建議又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取得僱主、僱員及立法局的同意。

讓我說一說關於該項建議的其他幾個問題。首先，讓我們再談談關於該項建議的背景。該項建議的背景是甚麼？有沒有人認真提出論據，指我們現時所見香港失業人數攀升的問題完全是因為一般輸入勞工計劃所致？過去三年，本港增加了 27 萬個職位，增幅為 10%；工作人口也因為不同原因而上升了 11%，增加人數多於 30 萬人。工作人口增加的原因，包括一些已移民加拿大、澳洲及其他地方的人士回流，以及來自中國的移民人數眾多。現時中國移民來港的配額每日為 150 人，也就是有超過 5 萬人從中國來港。當然，我們要設法避免在一九九七年出現嚴重的問題；不過，這卻是事實。

由此可見，考慮到以上的數字，再加上人口變化因素，加入工作人口的人數較退休的為多，輸入勞工的實際人數相對來說只佔一個很小的數目。我不是說外地勞工的影響一點也不重要或完全與問題沒有關連——如果我是這樣想，我便不會同意昨天提交立法局的各項建議——但外地勞工只不過是事情的一個環節、問題的一部分。我們必須避免作出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以及促使僱主把他們的生產力、廠房等遷移至其他地方的任何決定。

其次，我們提出的各項建議的重點不單是配額上限遠較現行計劃的為低，而且新計劃將以截然不同的方法實施，我希望這位議員會以盡量開明的態度來探討這點。你所說的是針對個別的職位，而不是某個行業。實際上，你是要求僱主證明他們未能通過就業選配或與我們的僱員再培訓計劃聯絡或以其他途徑在香港聘得工人填補空缺。因此，我希望這位議員會同時考慮計劃的細節以及輸入勞工的總數，即使這個數目遠較在現行計劃下准予輸入的人數為低。

我們必須正確地掌握這一點，這是很重要的。同樣重要的是，我認為如果可以做到的話，我們應該避免在某些事情上有太大的爭論，這些事情在我們考慮是否繼續為本港市民製造薪優和理想的職位時固然重要，但長遠來說，始終不是主要的決定因素。

主席（譯文）：劉議員。

劉千石議員問：多謝主席先生。我想如果看那個數字，其實是很簡單清楚。如果補充勞工計劃輸入 5 000 名勞工，九六年的外地勞工實際人數會較現時為高。我相信我不是只看數字，而是看背後對“打工仔”的影響。我也很想知道，你剛才似乎是說這是一項建議，會讓高峰會議作決定。但如果得不到決定時，你是否會讓立法局來做決定呢？抑或待議員提交私人法案來決定要或不要這項建議？

總督答（譯文）：我們的責任是擔當領導的角色，並希望能夠帶領本局和社會大眾與我們一起前進。這將會是我們繼續努力進行的工作，也是行政主導政府的職責所在。不過，立法局有一項權力，而且是一項較立法局過去所具有的都更為廣泛的權力，可要求我們負責。因此，我極之希望我們能夠令立法局信服。

請容許我談談有關該數字的問題。這位議員並非不明事理的人，所以我會十分直接地向他指出這一點。把我們現時提出的新計劃的限額與根據現行計劃而來港的人數相加，然後聲稱明年便必然會輸入比現時更多的工人來港工作，是不合理的。首先，按現行計劃輸入的人數會在明年起逐漸遞減；第二，5 000 這數目是最高的限額。我們並不是說明年必定要輸入 5 000 人來港工作。事實上，我們是在說每個申請聘用外勞的職位都必須有充分的理據支持，並最終需要向勞工顧問委員會提交有關理據。但我們亦需要每三個月向立法局證明計劃是切合實際需要的，而且沒有構成威脅，影響市民的就業機會。

不過，我希望我們可以在未來數週解決所有問題，並能令有關人士，例如這位議員感到滿意；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們現正進行的工作，正好是要對像這位議員等有關人士在過去數年反映的種種合理憂慮作出回應，但另一方面，我亦希望不會反應過度，以致損害香港的競爭能力，以及妨礙我們為本地的工作人口引進具有我們所沒有的特別技能的人才。我認為我們已取得大致上是適當的平衡。不過，我們仍然樂意在未來數星期與各位議員和其他人士進行磋商，看看究竟我們是否已正確掌握問題的關鍵。

主席（譯文）：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問：在施政報告中，總督先生曾提到要終止外地勞工政策，剛才劉千石議員也提及此點。除了剛才提及的5 000名勞工這數字外，我想請問總督先生，你是否知道現時有更多人持英國護照來港工作，而他們無需工作簽證？請問總督先生會否對這一類人士來港工作也進行檢討，以保障本地人士的優先就業機會？

總督答（譯文）：我相信這位議員會明白到，這一類人士所從事的行業，範圍非常廣泛，而其中一位便是總督（眾笑）。這個職位在某一段特定的時間內，只能夠由一個人擔任，有人可能會說……唉，但其實卻不應該說，我令到本地人失去擔任這個職位機會，儘管在適當時候，便會有本地人接任這個職位，而屆時我便需要往別處找工作了。除了我之外，其餘在港工作的這一類人士，大多數從事行政及專業的工作，這些工作範圍並不屬於輸入勞工計劃之內。不多久之前，我聽到有人談及有大量外地人士受聘於機場工作，而其實受聘於機場工作的外地人士，為數只是數十人。我一直留意□法律界功能組別的代表，並差一點要說“我對閣下尊敬之至”，但正如大律師經常所說，儘管“我對閣下尊敬之至”，我真的認為，這事項是歷史和英國對香港的責任所遺留下來的結果，你不可以將它說成與香港的失業率有很大的關係。

葉國謙議員問：如果香港人是可以做到的，按照香港人有優先就業機會的原則，以及現在香港的經濟情□，我覺得對待這部分人應該也一樣。如果香港人是做得到的，為何不考慮給香港人優先的就業機會？就剛才總督先生提及的這點來說，我覺得無論是任何行政人員抑或總督先生也是一樣情□。

總督答（譯文）：我不會說這是我期望出現的情□，因為這樣會令到別人誤會我，但在日後港人治港的時候，總督會被摒諸門外，而他甚至不會有機會管治英國！（眾笑）

認真地說，我完全明白有關的建議，就是說我們應該盡量確保香港人獲得優先的就業機會，不過他們當然必須具有本港經濟發展所需的技能。在某些情□下，如果本地工人沒有所需的技能，而我們又不去輸入擁有該等技能的人才，則我們所有的人和本港經濟都會受到打擊。我相信，鑑於香港有不少人都在其他國家或地方工作，我們不希望別人以為我們正在倡議不准外地人士來港工作，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其他國家或地方的

人便可能會開始考慮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們對於就業、對於需要到不同地方，甚至世界各地尋覓工作，都採取非常開明的態度。當香港失業率高企的時候，我們誠然希望給予香港人優先的就業機會，但我們卻不希望表現得好像要將所有從外地來港的工人都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似的。這與現實情□剛好相反，很多從外地來港工作的人士，在我們這個開放的國際城市，其實作出了不少貢獻。

主席（譯文）：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問：總督先生，你在施政報告第 33 段提到經濟時，說政府的責任是必須提高本港經濟運作的效率、靈活性及競爭力。你說我們必須力求透過競爭，再次達致全面就業及物價穩定的目標。為了加強香港經濟的競爭力，你會否考慮成立一個法定機構，我們或可稱之為“經濟發展局”，其結構大致上與貿易發展局相類似，主要的功能是就經濟方面的重要事項向政府提供意見，並主力透過在海外設立辦事處，負責吸引海外的投資來港，以及進行一些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利的工作。如果成功的話，總督先生肯定今天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跟葉國謙議員和劉千石議員解釋輸入勞工政策。

總督答（譯文）：我要說我對這提議不大感興趣，因為我覺得這有點像中央規劃。過去數十年來，以任何國際標準而論，香港的經濟表現突出，□實令人感到驚訝。總的來說，香港經濟能有這樣的成績，是由於政府不干預工商業的運作，讓企業家得以盡展所長。香港政府只是提供一個架構以進行基礎建設，並在教育和培訓方面適當地投資，亦適當地投資建設道路、隧道及橋樑，盡可能在香港提供一個開放的市場。即使能夠得到其他商人和工會會員的協助，一起嘗試策劃或掌管經濟，我亦對這提議不感興趣。我認為這並不是香港一向採用的方式。現時一些享負盛名的國際團體，認為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亦是最有利於經商的地區，當然亦是最自由的地方，因此，我並不認為上述提議會提高我們現時的地位。如果我們推行過時的中央規劃或指示性規劃，相信上述團體再不會對香港有上述觀感。

我明白議員提出的建議絕對是善意的，但我認為這些建議不會對香港有幫助。我們不應忘記一個事實，香港是個每年有 5%增長的經濟體系。今天我在報章中獲悉，某人建議我們應該嘗試再發動經濟增長。如果我們還要發動一個每年有 5%增長的經濟體系的發展，相信歐洲或北美洲的人都會

認為我們有些瘋狂。如你嘗試在發動機已經開動時再將之發動，你會遇到極大的麻煩。過去三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率為 18%，製成品出口的增長率為 43%，而服務業的增長率為 31%。我們已削減稅項，儲備亦增長了 57%。我現在還想不想完全變更我們的經濟政策？不，我不想這樣做。

劉漢銓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我覺得由貿易發展局協助推動香港貿易是香港一貫的做法。

總督答（譯文）：我同意這說法。貿易發展局的表現十分出色。該局協助促進製造業產品出口，由該局協助發展服務業的出口也許是個恰當的做法。我認為這些工作與劉議員所提的建議不同。我可能誤解了他的意思，但我卻認為這看法已在其他事情上反映出來。當然，我們有經濟問題，但總的來說，這些問題都與成功而非失敗有關。我不想做對成功造成阻礙的任何事情。

如果你不斷在快活谷贏得金錢，不斷在星期三晚上滿載而歸（雖然這種情□從沒有在我身上發生），我認為你不會決定停止聽取一直給你貼士的人的貼士。香港的表現非常突出，雖然我這位總督是沒有特別的功勞的。過去 40 年以來，香港以古典市場經濟的模式運作，成績昭然。如果任何人真的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推翻這種經濟模式，則我會頗感到詫異。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按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三續會。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三分休會。